

DUSHI QINGGANTU LIXIAOSHUO

都市情感推理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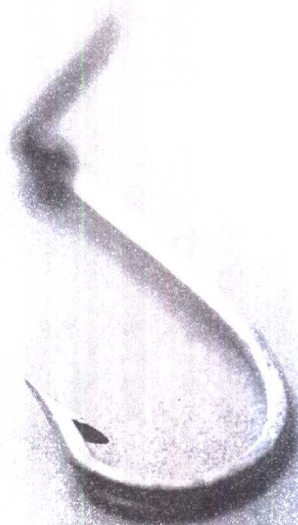
我骗了谁



王香人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骗了谁



王香人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骗了谁/王香人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2

(都市情感推理小说)

ISBN 7-5354-2427-9

I.我…

II.王…

III.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642 号

责任编辑:康 乾 责任校对:康志刚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中光实业公司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1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我骗了谁

作者简介

王香人，原名王子君。女，汉族。祖籍湖南。1988年移居海南。

已出版散文集《没有爱情》、《倾听诉说》、《我爱的那个人坐在主席台上》等四部，长篇小说《白太阳》入选“布老虎”丛书，并入选香港版“中国当代畅销小说”书系。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交流协会会员。

现居北京，供职于人民日报某杂志社。

内容简介

小说通过一男两女的爱情关系，牵扯出一个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即假文凭现象。男主人公张巴黎利用一纸假的巴黎商学院硕士文凭和自己先天的聪明才智换取了在国内各方事业的成功，也获得了两个的女人的心。然而，正是这种三角恋爱关系最终导致了假文凭假身份的败露。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关涉到假文凭的一系列道德问题并非我们日常生活中□想象的那么简单。

序

红孩

少年时的记忆总是那样深刻。

我不敢说过目不忘。那是神童才拥有的本事。

但我还是强调记忆。记忆是什么呢？

记忆是人的经历。经历的东西总是跟故事联系在一起。

我从来不把故事跟小说界定得非常清楚。

现在有很多发表在杂志上，或由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我只能把其看作是视觉小说。

因为那样的小说没有故事，更谈不上悬念。

当然，没有故事，没有悬念，就很难在民间传说。

我总在想，现在的作家在那么长的文字里絮絮叨叨的究竟在干什么呢？

小说如果真的能那样写，我就到劳动力市场去对那些失业的人群说：

“嘿，别在那儿傻站着了，回家絮絮叨叨讲自己的故事吧，那玩意儿叫小说，可以卖好价钱！”

反正信不信由你。我准备先从我的一個下岗的表妹开始实验。

一旦成功，我将大面积推广。

不过，我要告诉我的表妹，你讲的故事要有别当下作家写的那种小说。尽管你也可以把你讲的东西称作小说。

第一，要有文学性。

并列第一个第一，要有悬念性。

并列第一后的第三个第一，要有故事性。

我所以一直重申第一，就是反对只重第一，而忽视第二第三。

忽视了第二、第三，你就等着失败吧。也许败得很惨。

如果有可能，你最好把故事弄成推理，比方说因为什么什么你就被下了岗。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上的推理不是数学，几何，更不是福尔摩斯玩什么侦探。

怎么，你不明白？告诉你，我说的推理既不是 $1+1=2$ ，也不是先从A到B，再从B到C，最后再从A到C。

我理解的推理只是一个好看的过程。没有结果也是一种推理。

推理并不神秘，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到处都体现着推理。只是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记住少年时所看过的那些福尔摩斯般的侦探、推理小说。那些小说真是好读好看啊！

可惜，那种带有推理性的小说我们现在几乎看

不到。

是紧张的物质生活使我们的作家折断了想象的翅膀吗?我表示怀疑。

是中国作家不适合这样的写作方式吗?我仍表示怀疑。

是中国读者认为那样的小说太平庸了吗?我更表示怀疑。

既然文学是特殊的精神产品，产品就要出售，出售就要遵循市场规则。

我敢说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群欣赏的。而欣赏的前提首先是让人接受，接受的前提是好读好看。

好读好看，就是要能留下记忆。少年的记忆总是那样深刻。我们应当铭记。

于2002年11月30日 梨花园

第六感

师红菱一睁开眼，右眼皮就剧烈地跳起来。

这几天她的右眼皮老是跳个不停。但像现在这样一觉醒来就这么凶狠地跳，还是头一遭。她本来并不迷信什么“眼皮跳，祸事到；男左女右跑不了”的话，但这次，她的第六感却告诉她有不祥的事要发生。

她看看床头柜上的卡通式闹钟，才凌晨三点，不禁感到有些迷茫与伤感。张巴黎此刻正躺在他妻子的身边，在尽可能地使他的妻子幸福。他离开自己去迎接他从澳大利亚回来度假的妻子才三天，她却觉得这三天比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十个月的日子还要长。她并不吃醋，只是迷茫和伤感。

她强烈地思念张巴黎。脑袋里回想着与张巴黎在一起的情景，师红菱再也睡不着了。

她不停地拉扯着跳动得厉害的右眼皮。就这样一直挨到天亮，挨到听得见楼下有了摩托车与汽车的响声，她试着给张巴黎打电话。

“对不起，你拨的用户已关机。”

师红菱倏地坐了起来，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张巴黎的手机从来是二十四小时开机的，怎么早上七点了还关机？

她狐疑地再拨了一次，可还是一样的回答。

她想起他还带着呼机的，便呼他。可是，没有回机，她甚至感到连回机的迹象也没有。

她极少呼他的，也一直不喜欢他保留呼机，可他坚持要用，特别是关于手机的危害越传越玄乎后，他更喜欢用呼机了。有时候他还将手机转到呼机上，尽量避免手机辐射。再说，不愿意给人留手机，就让人家呼吧，这样他可以选择回或不回机。可他不至于连她的电话都不回呀。

她断断续续地又呼了好多遍，还是没有回机的迹象。越不回机，她就越是紧张地呼。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师红菱的心灰了。“看来，他们是不想被打扰呢。”她酸酸地想。

可是，到了晚上，师红菱就有些坐不住了。

整整一天，她不停地给张巴黎打电话、呼机，可就是关机，无回复。尽管事先他们有约定，这一段时间不联系，等他从老家回来，他带妻子来见她。如果提前回来，或许他们还会在一起过春节的，她仍然很意外他会关机，难道他不与外界发生联系？张巴黎是个忙人，如果不是为了防备什么，他是绝对不会将自己封闭起来的。而且，就算如此，他也应该给自己来个电话啊。

她的第六感告诉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她将所有的名片盒搬了出来，她要找到当初与张巴黎认识时他给她的名片。那张名片上，写了她

东北老家的电话。他讨好地说，如果有一天找不到我了，就打这个电话，家里会告知你我的行踪的。现在，他也许正在老家与久别的妻子相聚。

电话很容易就接通了。电话里传出一个有些苍老的妇人的声音。

师红菱怔了一会儿，说：“请问这是张巴黎的家吗？”

“是。我是张巴黎的妈妈。巴黎出什么事了吗？”张巴黎母亲苍老的声音很紧张。她大概没想到会有人打电话来家里找她的儿子。

师红菱在这边大惊失色。张巴黎母亲还活着！

她稳定着自己的情绪，尽量缓和着语气：“没出事，您老人家放心。我是他一个朋友，听说他回老家度假了，我想问问他什么时候回单位。”

“没有呀，他没说要回来呀。前几天他来电话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师红菱又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匆匆挂断了电话。

张巴黎怎么能说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张巴黎去何处度假了？他妻子真的回来了吗？他为什么要撒谎？他深爱着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婚姻，与自己共同照顾重病在身的妻子？

她的右眼皮停止了跳动，可她的心却狂跳了起来。张巴黎迷人的形象忽然变得神秘而怪诞起来。

晚宴上杀出个张巴黎

师红菱是《天空日报》法制组的首席记者，长期从事政法新闻报道。天空市是个新兴的移民城市。以前，它也只是个与当年的深圳一样的小渔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利用地处沿海、旅游与海洋资源丰富等得天独厚的条件，迈开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十多年来，这个小镇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中国城镇都市化的一个典范。师红菱10年前从四川某报社调入《天空日报》社，应该说是从外地调入《天空日报》较早的一批记者之一。但10年来她一直没有什么名气，平庸得很，前两次，若不是她人缘好，在单位考核制度改革中她都快保不住自己的记者证件了。直到35岁，也就是去年，她才时来运转，因跟踪报道一位省级干部的腐败案而一举成名，成了本市家喻户晓的女记者。紧接着，她将腐败案系列报道辑成了一本书出版，在该书火爆书市之际，她又与一位著名编剧将此案改编成20集的电视连续剧，弄了个名利双收。一时间，师红菱的名字几乎成了天空市的骄傲。

电视连续剧热播一阵后，师红菱迎来了自己35岁的生日。她的几个香闺密友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生日晚会，规定一个人带一个男伴。师红菱没有

反对，她知道，面对这几个同是单身女子的朋友，她的反对会是无效的。只是她自己，掂量了半天，不知道该邀请谁来做伴，就提议说，规定也不要太死了，有的就带，值得带来的就带来，千万别胡乱带到晚会来，免得影响朋友们的兴致。大家看她在她是当红名记，又是生日主角的分上，才没有过分要求她。又因为她没有选定男伴，结果谁也没邀男伴了。

晚会在李莉的一个朋友的酒店里进行。大家喝酒，唱歌，跳舞，很尽兴。

李莉的手机响了好长时间才有人听见并提醒她。她一看电话号码，便示意让音乐停下来。只听她惊呼道：“哎呀，我把张巴黎忘记了！”

李莉是市电视台广告部主任，精明能干不说，还颇有几分风姿，快40岁的人了，可一点也看得出来。她与张巴黎认识有一阵了，而且很谈得来，有时候她还会生出些暧昧的想法。只是张巴黎口口声声叫她“大姐”，让她不得不将他放在一个小朋友的位置上。在来赴宴的途中，她接到了张巴黎的电话。张巴黎本来是约好她谈个广告的，听说她要给朋友过生日，也就没有坚持，倒是李莉顺口说了一句是师红菱过生日，引起了张巴黎的好奇心。他说自己很喜欢看师红菱写的报道，更喜欢看由她改编的电视剧。他试探地问了一声，可不可以冒昧地参加她的生日晚会。李莉觉得师红菱过生日没有一个

男性参与也太单调，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她还给张巴黎出了个主意，到香格里拉饭店去买一个蛋糕以表敬意。不曾想自己一到晚会上，就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跳舞的、喝酒的都停下来看着李莉。

“朋友们，张巴黎可是一位青年才俊。三年前，他从法国的巴黎商学院留学归来，从事中医药研究。现在我们天空市最著名的富强医药公司任副总经理，今年芳龄30整。”李莉半玩笑半认真地介绍着，看得出她对张巴黎欣赏至极。

“婚否？”有女孩子打趣道。她们这班朋友，大都是事业有成的所谓“女强人”，说到男人的事业如何，对它们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她们更希望男人是与她们一样的单身状态。

“这个么，大家别唱幻想曲了，张巴黎先生已婚。”李莉拉长声调，戏谑着女友们。“不过，她的太太在澳洲，一年也难得一见哟！”

“那我们就来个来个雀占鸠巢，不，是鸠占雀巢，如何？”喝得有点多的刘方方手里拎着啤酒瓶晃着。在男人的问题上，这般女人都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了，开起玩笑来有时候没个谱。

大家哈哈地大笑起来，这个刘芳芳，“鸠”和“雀”也分不清了。

师红菱也乐了。她喝得不多，但上脸，脸上红扑扑的，像个恋爱中的小女人。她将刘方方按在座

位上，笑嘻嘻地说：“说什么呢，没听见人家说吗，芳龄30整呢。我们都是老大姐辈的了。”

“我说你老土吧，都什么年代哪，现在老妻少夫可是情感时尚。”刘方方讥讽着，白了师红菱一眼。

师红菱面对挖苦，一点也不计较。她早就听惯了刘方方的“时尚论”，也知道同伴中早已有人置身时尚之中。她依然笑着，将刘方方拉到沙发上：“对对对，时尚。不过，你看看人家李莉那心驰神往的样子，你就不要凑热闹了。好了，李莉，赶快告诉人家在什么地方吧。”

“用不了一刻钟他就会到的。”李莉打完电话，满有把握地说。

“那大家快坐，各就各位吧，不要让人家来了看到这样乱的场面。”师红菱连忙招呼朋友们坐到席位，又大声喊服务员整理一下餐桌，并让她在李莉的位子旁添了一套餐具。

说曹操，曹操到。张巴黎来到了师红菱她们的包厢。他背着个很有档次的公文包，手托一个大蛋糕，一进门，看到满座都是女士，不禁有些愕然，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笑容可掬地说：“抱歉，各位，我这位不速之客来晚了！”然后他将蛋糕交给旁边的服务员，冲李莉问道：“这样绚丽多姿的风景，我都眼花缭乱了。李大姐，快告诉我哪位是今天的皇后？”

“这位。”李莉很风雅地做了个介绍手势：“这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师红菱女士。”

“久仰，久仰了！”张巴黎上前一步，双手握住师红菱的手，激动而真诚地说。他专注地望着她的眼睛，托起她的手在唇边轻轻地吻了一下。那一刻，师红菱感到他的目光坚定中有期盼，也有焦灼与迷茫。

“好绅士哟！”不知谁开心地嚷了一句，随即包厢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师红菱羞得迅速地抽出了自己的手，将张巴黎让到位子上坐好，然后以主人的身份给他一一介绍在座的朋友。张巴黎显得非常的优雅，令女士们一个个不由得收敛起来，从刚才的胡闹状态变得斯斯文文。事实上，张巴黎一进包厢，她们就已感觉出这个男人的与众不同，他并不是那种长得很帅的男人，但有一种只能意会的独特，让女人们的目光不由得要在他身上停留。他迷人的身材与优雅的举止正好暗合了她们对男人的起码要求。当然，这个男人的独特魅力不仅仅体现在外形上，还通过他某种神秘的气质与风度传达出来。

一直在沙发上半睡着的刘方方这时的酒已醒了，她一看大家都正襟危坐，不觉惊讶。“你们怎么都变淑女了？”

“来，给你介绍一个白马王子——”师红菱看刘方方坐回自己的位子，便给张巴黎和她做了介

绍。“这位是我们最年轻的女企业家刘方方，这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巴黎先生。”她转而对张巴黎举起酒杯，说道：“你的到来，让我们的晚会增色不少。谢谢你的光临。”

“呀，看你们酸的，他来晚了，得先罚酒才对。”刘方方嚷道。众人觉得她说得在理，纷纷附和，要张巴黎罚酒。

“酒确实该罚，只是我实在不会喝酒。一喝就醉。”张巴黎试图推托。他说的是实话，他喝不了几口酒。

“那更要喝，让我们看看你这么漂亮的男人喝醉了是什么模样。”李莉怂恿着张巴黎喝酒。在这里，她与他是熟悉的人，她认为只要能调动大家的情绪，喝醉了也无妨。

“喝吧，我看你是躲不了的。”师红菱也劝道，但她的心里有些软。她搞不清他是真不能喝还只是托词，她已被他刚才的举止弄得有几分意乱。这是第一次有男人给她行吻手礼，而且她居然不反感。也许是他太漂亮了，她无法反感他。

“那我就喝吧。喝醉了你们可不要不管我啊。”张巴黎微笑着。他说话时嘴唇微微地噘着，样子有些孩子气，很可爱。他一仰脖子喝下了第一杯酒。

很快，张巴黎的脸就红了。看他喝酒时那副难受样子，就知他不是喝酒的人，但他的态度给人以好感。

“我们都给师红菱敬过酒了，现在该你单敬一杯。你还得叫‘师姐’才对。”又一个女友起哄道。

“请稍等片刻。”张巴黎孩子似地笑着，眼睛里泛起清亮的光彩。他不急不慢地从工作包里掏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某一页，说：“我妈妈曾这样教导我，”接着，他认认真真地念出了声：“‘如果在朋友的生日聚会时迟到，尤其是道歉也不足以表达你的心思的话，那就要主动给人唱一首歌。’所以我现在给师红菱——我看不要叫师姐吧，把好好的一个师姐给叫老了——唱一个生日歌吧，祝我崇拜的大记者师红菱生日快乐。”说完，张巴黎就起身走到茶几边取下小花瓶里的一枝红玫瑰献给师红菱，然后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他的声音很浑厚，很磁，而且也很投入。女人们拍着掌伴和着，气氛一下子又热烈起来。

“太明目张胆了。”有人抗议。

“挺可爱，挺情趣的。”有人称道。

师红菱一心想知道他那本笔记本里是否真有其母亲的“教导。”她觉得他那一本正经地念那句话的举动太幽默了，如果不在意的话，是看不出他此举的幽默意味的。她觉得他是个智慧的男人，他的智慧就潜藏在他的幽默里。

尽管唱了歌且唱得不错，张巴黎也没能逃过第二杯酒。

在举杯之前，张巴黎再次翻开他的笔记本，动